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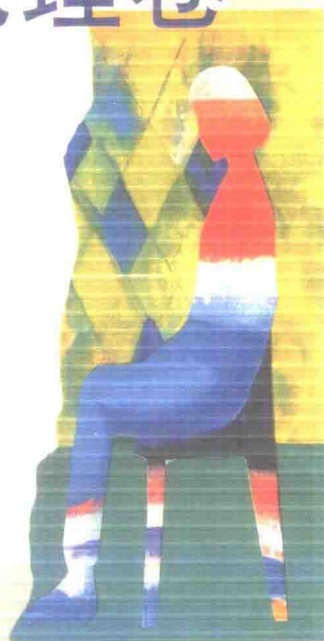
世纪存疑

世纪存疑

哲学伦理卷

主编 / 王生平

山西人民出版社



哲学伦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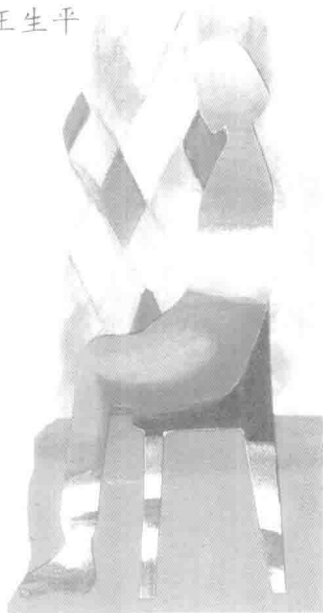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世纪存疑

哲学伦理卷

主编 / 王生平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贾 娟
助理编辑：李 新
复 审：宁志荣
终 审：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存疑·哲学伦理卷 / 王生平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03-04148-4

I. 世… II. 王… III. ①哲学—研究—世界—现代
②伦理学—研究—世界—现代 IV. 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86 号

世纪存疑·哲学伦理卷

王生平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87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203-04148-4

B·81 定价：13.00 元



前言



在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从有问题的地方出发去探求问题,或者向人们提出问题,都与哲学的本性息息相关。然而,哲学本身就没有问题吗?这正是本书要叙说的主题之一,不过不是从古到今的回溯,而是一个断代的问题集合——20 世纪的反思,所以书名冠以“世纪存疑”字样。

存疑,在这里便是哲学(含伦理学,下同)博物馆的档案中存留的问题。20 世纪留下的哲学问题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若想在区区一本书里不分巨细精粗地全部罗列出来,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从中筛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哲学问题,以飨读者。对这些问题,不仅叙述它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提出问题者,而且点出尚未展开、有待回答的疑点,以窥见其大致的趋向,为新世纪哲学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也在论述中采取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暂可称之为“在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不问西中,凡在“问题链”上有所贡献的人,一律标明,



以改变以往“月亮也是西方的圆”的一边倒的倾向。因为,20世纪的中国,尽管在哲学上是后起的,但也出现了不少好学深思之士,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人才辈出,新见不鲜,在某些方面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此蜚然有成,岂能置之不理?当然,我们仍取宁缺勿滥的审慎态度,只是执行历史的裁判而已。可以想见,这本书也是写给不同的国度的哲学家和哲学爱好者看的。

民族有不同,哲学无国界。并且,哲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完全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否一致。例如,经济凋敝的魏晋哲学反而比国势强盛的李唐王朝高出一筹;政治、经济上曾远远落后于英、法的德国,17、18世纪的哲学却远居于世界各国之上。有诸多案例,又怎能判断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的哲学就完全惟西方马首是瞻呢?没有理由那样认为。因此,我们选择一些本土人物,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中国版本”,肯定与西方的哲学视野相左。但是,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应了解中国,在哲学上也应如此。即使是对话、交流,哪怕是初步的,又有何不可呢?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它要追问的是: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不是政治上的发达一定有哲学上的繁荣,或者说哲学的贫困一定伴随经济的衰落?看来,未必然。前述德国哲学与英、法哲学的关系以及李唐与魏晋的差异已从实际上说明了这一点。从理论上说,思想的把握和实践的把握并不一样,思想高度和物质文明程度也不是一回事。从思想说,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从未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之所以能写出远胜于日本本土哲人的《菊花与刀》,并不因为她生长在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而在于她掌握了当时处于前沿的人类学哲学的先进方法;康德终生未离寇尼斯堡一步,却写出了震动世界的三大批判,在落后的德国发出了先进国家未曾有的哲学强



音,他在思想高度上体现了当时世界精神的精华——进行了思想上的“革命”。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哥德尔说,强结构可以解决弱结构的问题,反之则不然。他们分别从人类思想史的把握、数学的形式化程度上阐明了哲学上的高低强弱有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独立性。

对此,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把哲学归结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物。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结晶,却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为掌握了先进的哲学,就取得了绝对的自由,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生命的灯靠思维点燃,劳动会把油加进去。哲学总与自己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伦理相关,脱离时代的孤岛是没有的,鲁滨逊式的哲学家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洛克与心理学、笛卡尔与数学……20世纪哲学与语言学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尽管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囿于具体学科,使其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变得像盐之于水而有味无痕,但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其动力因素和促进成分。

不同的时代,动力因素、促进成分不一样。但是,动力因素、促进成分有一个共同点:牵动时代的神经,引起长久的共鸣。因为它给人生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指向,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这就是哲学的问题。

上世纪开始,语言哲学成为冠冕。这与科学的高度发达需要精密的语言界定千差万别的分工息息相关。以前的含混、笼统、模糊的自然语言受到了挑战,人工语言的增添跟不上实践的发展。于是,分析哲学便开风气之先,在发达国家率先生成,然后弥漫开来。以致于发展成为本体论:语言是存在的家。但是,人们是有怀疑的,因为语言能展示抽象的神,却不能挽救感性的人;语言可以长存,人却必然要死。因此,语言能成为哲学的真正问题吗?



卡尔·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产生的一次激烈冲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有语言上的疑难。1947年初,在剑桥道德俱乐部,波普尔向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问题。问题之一:我们通过感觉认识事物、通过归纳获得知识吗?维特根斯坦把它作为逻辑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予以排除。问题之二:是否存在潜在的或者实际的无限问题?维特根斯坦把它作为数学问题予以排除。问题之三:道德问题以及道德准则难道没有有效性吗?“这时维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炉旁,神经质地摆弄着火钳,有时用火钳作教鞭强调他的主张。他向我挑战说:‘举一个道德准则的例子?’我回答说:‘不要用火钳威胁应邀访问的讲演人。’维特根斯坦顿时在盛怒之下扔掉火钳,冲出房间,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在维特根斯坦离开我们后,我们进行了十分愉快的讨论,贝特兰·罗素是主要发言人。而后来布雷思·怀特夸奖(也许是可疑的夸奖)我说,我是惟一能够用维特根斯坦打断别人的方式打断他的人。”(见《无穷的探索》第129、13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对第三个问题即伦理问题,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没能作为非哲学问题排除出去,波普尔之所以在这点上占了上风,是由于善是哲学中的真问题,是比语言更重要的问题。语言无法消解它的意义,同样,情感表现说也无法取消它的存在。艾耶尔普认为,所谓伦理学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的表现。他举的著名例证是:“你偷钱是错误的。”这个伦理学判断实际上只等于说“你偷了钱”加上一种情感态度或加个惊叹号而已。偷钱与否可由经验证实,错误与否却不能为经验事实所证实,从而没有客观的真假。如果“对错”真的只是一种情感表现,为什么人们并不欢迎扒窃,为什么“勿偷盗”仍是风行至今的道德律令?不仅伦理情感,而且自然科学也无法解构善的哲学意义。如



果按照“物质不灭定律”看待“偷钱”，不过是一定量的钱由这个人的口袋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又何必计较？肉烂在这个锅里，抑或烂在那个锅里，有什么区别？难道真的没有区别吗？为什么元伦理学主将穆尔批评“自然主义的谬误”？因为例如“快乐”等自然性的生理愉快并不一定是善的，有如把自然规律运用到人类行为上不一定是好的一样：如果把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搬到社会中来，天下能有宁日吗？

可见，哲学中的真问题是无法消解也不能摧毁的，真、美与善一样，都将不断更新而存在。尽管上世纪末的后现代思潮来势凶猛，大有横扫千军之势，以为理性是监狱，语言无意义，历史为虚假，知识乃权力，本质不存在，哲学应消亡……但一切皆消亡了，人还能继续生存吗？现实发出了强大的质疑，同时也带来了困惑。处于发展中的我国，在后现代的思潮冲击之下，也呈现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局面。文化快餐，各领风骚三五天；商业炒作，东方唱罢西方唱；个体似乎日益独立，但乡情、亲情也日益淡薄和稀释；血缘纽带松弛，金钱关系上升……尽管物质生活极大提升改善，但精神领域却有“滑坡”论出现。在学术理论领域，由于多种原因，例如没有经过分析哲学的洗礼，对很多概念的澄清工作方兴未艾，记得某杂志还办过词语辨析栏目。与哲学相关的便是再释“哲学是什么”的热潮。

与西方“哲学终结论”相反，在我国则是在建构各种哲学观念，五光十色。“哲学是讲道德的科学”，哲学是“关于假设的”、“对各种观念的关系的创造性构思”，哲学是“科学加诗”……我以为，这些讲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侧重不同。很明显，这些看法与建国以来的通俗说法“明白学”等大不相同，也



与风行几十年的哲学教科书的定义拉大了距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尚未有一种看法是公认的权威定义(哲学不能定义)。也许,在今日不大需要某种统一的看法,多样化的理解并存在有益于哲学的发展。可以通过辩论、竞争,让人们去选择自己认为可接受的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不过,我觉得应对前面的第一、二种讲法略述管见,与读者交流。第一种讲法太宽泛,第二种讲法又嫌太狭窄。例如第二种,作者讲道:“对于哲学来讲……它平等地对待各种可能的大观念,但是会不同地使用它们,一个观念将起什么样的作用,要服从一个思想画面的整体效果。于是,哲学不应该专门为某种观念说话,而应该为思想画面的整体效果负责”(见《读书》2000年第1期《解冻哲学》)。这明明是在讲哲学家眼中的哲学,而非一般民众所敢奢望的哲学了。第一种讲法又太宽泛,例如讲“别出去”,“为什么”,“外面很冷”,或“从某件具体的事情引申出一个大道理来”(见《读书》2000年第1期《哲学是什么》)。这又遍涉一切生活而无所不至了。这使我想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家艾思奇与金岳霖。前者是大众哲学的代表,后者是专门家的典型。所以,我认为,这两种看法确乎有中国特色,是艾、金的某种延伸和变形。能否把二者结合起来,我认为是一大紧迫课题。普通人会欢迎第一种说法,专门家则会青睐第二种看法。第一种更是中国式的,第二种更近西方式的;第一种更是“为人生”的,第二种更是“为学术”的。在我国,“为人生”的大众哲学发展得太充分,而“为学术”的哲学则发展得太不充分。因此,这个从古以来就受到“不急之察、无用之辩”斥责的“为学术”传统总是作为“伏线”,作为“为人生”的附庸如牛负重地前行。在近代,它才从“为人生”的牢笼中脱身、分离。严复开新声,金岳霖继其后,现代才生成了稍有起色的“第三代”群体。但是,这个“第三代”从



总体上看,并不占优势,属于这个“圈子”中的个体,水平、风格也参差不齐;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优长之处,是对套用前苏联的教科书僵化模式批评有余,欠缺的是对我国哲学的建设不足;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对话方面,优长之处是建立了“平台”,与胡适偏重于西方某家已大不相同;欠缺之处是略显浮躁,价值判断多于思辨分析,加上学术上的商业炒作有增无减,“第三代”的分化重组加剧……在中国哲学界,现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处于金岳霖与“第三代”之间的人物,其承上启下的作用极其明显:一方面有对僵化陈旧模式的亲身体验,反思深刻度强;另一方面,他们有较深厚的学养,包括中西哲学的全面把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上,批判地继承和创造地发展成果较多。主要的哲学建树成果,大多来自这些人。“第三代”的佼佼者,正从这批承上启下的人物中获取支持,有的人则在某个领域方面后来居上。

之所以略为粗线条地回窥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和哲学的“代”,无非是想在反思中获得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因为这个问题属于“世纪存疑”哲学领域的应有之义,又不大好作为专章写出——我国哲学界对这些涉及到几乎所有哲学工作者的褒贬因为少有研究,又怕引来敏感的回应,陷入不值得的是非漩涡中——所以,我这里只好强作解人,在此补上一笔。

留下的一个问题是:这三代就没有“代沟”吗?不能没有,这是肯定的。但“代沟”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有哪些是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这里不再作答,也无能力作答。如果有些同志感兴趣,那就是留给他们的“习题”、“作业”,期待有心人作出自己的回答。

“哲学有无用处”这个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普遍感到的



一个难题,也可以称为“老大难”,今日更甚。表面看来,似乎没有用处。西方中世纪提出的“针尖上有几个天使”以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有什么意义?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我依然能正常地衣食住行。不会因为我能发问,我就富有,也不会因为我不懂,就穷了。从这个角度看,同科技相比,它确乎没有什么用途。但是,从另一方面,确乎又有极大的用途。国人耳熟能详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似乎又在关键处起了决定的作用。面对诸如此类的事实,你能说哲学无用吗?

禅宗曾谈到“有心”、“无心”,庄子更谈到“有用”、“无用”。在庄子那里,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枯树无用,但有不被砍伐的安全;能鸣叫的鹅先被杀,不鸣叫的鹅总是得以活着。在禅宗那里,无心之心即成禅心:“宣州陆亘大夫初问南泉曰:‘古人瓶中养一鹅,鹅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作么生得出?’南泉召曰:‘大夫!’陆应诺。泉曰:‘出也。’陆从此开解。”(《传灯录·卷十》)陆大夫为什么“从此开解”顿悟了呢?颈小鹅大,又要不损伤鹅,又要不打破瓶,实际是不可能的两难。禅师于此也无能为力,但他别辟蹊径,另觅它途,让陆大夫开悟:气在丹田,发而为声;声如大鹅,藏于腹中;腹如瓶,口如瓶颈;瓶大而颈小,声出似难,犹大鹅出细瓶颈之难。但是,不损声又不破口,声音既出,不损瓶不毁鹅,鹅也应出来才对。这些话显示的类比推理,禅师不必说,一说即落言筌;陆大夫也不能明说,明说就没有悟的味道。这个过程就是“无心”——无世俗凡事束缚之心,这才能得“禅心”——把不可能的转换为可能的玄机参悟。这也就是“机锋”,这“机锋”提出诉诸领悟的水平,在多年修禅的禅师那里,是未入禅的人难以匹敌的。苏东坡当年凭借自己的聪明机敏,想去为难一下名禅,结果碰壁失败。苏东坡



微服私访，禅师问：“贵姓？”苏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禅师立即大喝一声，问道：“且道这一‘喝’重多少？”苏东坡瞠目结舌，“于是尊礼之”（《五灯会元·卷十七》）。禅宗哲学之无心为禅心，道家哲学无用为有用，从似无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在于培养人的玄机、智慧，其中“怀疑”是一个推动力：“信有十分，则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则悟有十分。”（《续指月录·卷十一》）

哲学是智慧之灯。它给你照路，驱除黑暗；指点方向，不致迷途；坚定人生，向往光明。但这个智慧之灯，不能是在人类之外“借”来的；作为个体，这个智慧之灯，也不能是靠别人打亮的。它就在从古至今的漫长之路上由人自己点燃，你看那绵延无穷、看不到尽头的、一个接着一个走在路上、跋在高山之巅、涉于深渊巨川的长长队伍，那长长队伍中明灭闪烁、摇曳不定的灯火长龙，就是从未断绝、不断延伸的智慧之流。你看那中外哲学史著作，从孔子到孙中山，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就是动的智慧之流的凝练。它们今日是如此之静，是因为它们当年曾是如此之静。

路还得延伸，人生必须前行。新的希冀、憧憬，标志哲学是指向未来的。但哲学从不离开过去迈向前方：最古老的与最现代的往往是两极相通。那么，对于过去的百年哲学回眸一望，看看那仍呼啸或沉睡的、或亦动亦静的 20 世纪哲学问题，不是非常重要吗？

那么，它们是什么呢？它们远不止本书目录上所列的那些条目。但即使看了这些条目及正文的疏释，也使你会感到时代不同了，有的问题是那样的热烈奔放、遒劲有力，不看则已，一看怦然心动。例如，“知识经济”的圆梦成真，使得比尔·盖茨一举成为世界首富，比起美国过去名噪一时的煤炭大王、飞机



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其发展速度简直如脱笼之兔比慢行之龟。去年年底，美国硅谷中国留学生陈宏博士，就有飞龙在地直上云天的一跃：公司上市两月，市值达 10 亿美元。世道真的“天翻地覆慨而慷”，遍地顽石只待你“点石成金”了吗？另一方面，则是令你烦不胜烦的一些冷问题，如日本军国主义从侵略中国以来，根本没有安生下来。一个有联合国记录在案、德国人拉贝日记作证、日本诸多觉醒人士（如东史郎）现身说法、铁案如山的南京大屠杀这一举世震惊的大血案，在日本的官方和学术圈乃至民间，竟然有人矢口否认，一笔抹杀，甚至在教科书上编写谎言欺骗年青一代。东史郎控告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罪行，从青发如丝到白发如霜，至今仍然败诉。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日本政府要员因参拜靖国神社，替军国主义分子招魂，遭到正义人士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明天又有一个跪拜在靖国神社地上，真个是斩不断、理还乱……为什么德国总理能向受害犹太人跪拜谢罪，而日本就不能？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否与沉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什么幽灵作祟相关？

你想知晓诸如此类的冷、热问题的探索历程和研究成果吗？那么你就去细细读一读相关条目。感兴趣、有志向的人士，还可以从本书止步的地方续写新篇。

哲学，永远是指向未来的。



目 录



1	前言	180	人类基因组的伦理问题
1	马克思哲学	193	元伦理学
21	新思维	208	安乐死
29	达尔文主义	218	克隆
44	分析哲学		
58	知识经济		
83	上帝已死	237	附录：
97	福柯的启蒙	239	历史的终结
114	自由主义	244	文明冲突
127	大和魂	250	偶合
147	梦		
166	“辩证逻辑”存疑	255	后记



马克思哲学

MAKESIZHEXUE

袁鲁文

马克思哲学，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而来，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有别于前的一切哲学的新哲学形态，这就是唯物史观或曰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这个规定，有必要略加说明。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哲学，有以下几种主要规定：一是恩格斯的规定；二是列宁的规定；三是我国教科书的规定。

恩格斯的规定，见之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及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的这个讲话，说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没有使用历史唯物



主义这个字眼。

直接把马克思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或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是列宁，见之于列宁《马克思的学说》一文。列宁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些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列宁对马克思哲学除了作历史唯物主义解说之外，还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定义。但“哲学唯物主义”一条，是说明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联系与区别；“辩证法”一条是说明马克思如何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再倒过来并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革命的方面”。因此，这两条都是为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或曰“唯物史观”的必要辅助材料，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国的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规定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之于艾思奇主编的同名书中。这个观点是从前苏联套来的，前苏联的观点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斯大



林于1938年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写了第4章第2节,随后出版了单行本,题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的教科书,在中国风行几十年,影响很大。一直到1987年,这一名称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所承继:“马克思主义哲学”词条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现在,人们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因为这种提法和规定本身是有毛病的,与马克思哲学创始人的精神是不一致的。马克思哲学的创始人没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的提法。相反,他们倒是认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不需要一个外在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能把本不属于历史的东西“应用”“推广”到历史之中。在他们看来,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的,革命的辩证法从不外在于历史。为什么“恶是历史的杠杆”这一黑格尔用语为马克思哲学反复引用、一再强调,缘由就在这里。

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规定说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涵义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有侧重的选择而多义化。但是,尊重马克思原典,我们认为还是恩格斯的解说较为可取。因此,我们把马克思哲学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或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内容,以恩格斯和列宁的解说较为准确。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提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关于何为“唯物史观”的解说。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段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种解释并没有错,《共产党宣言》